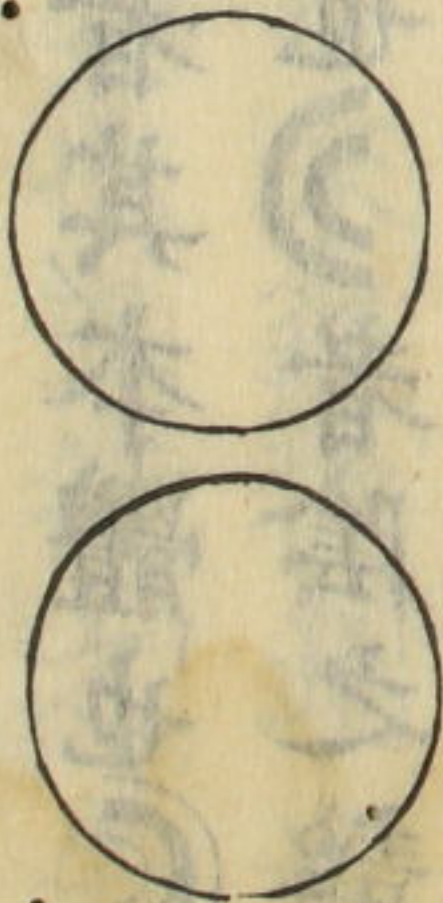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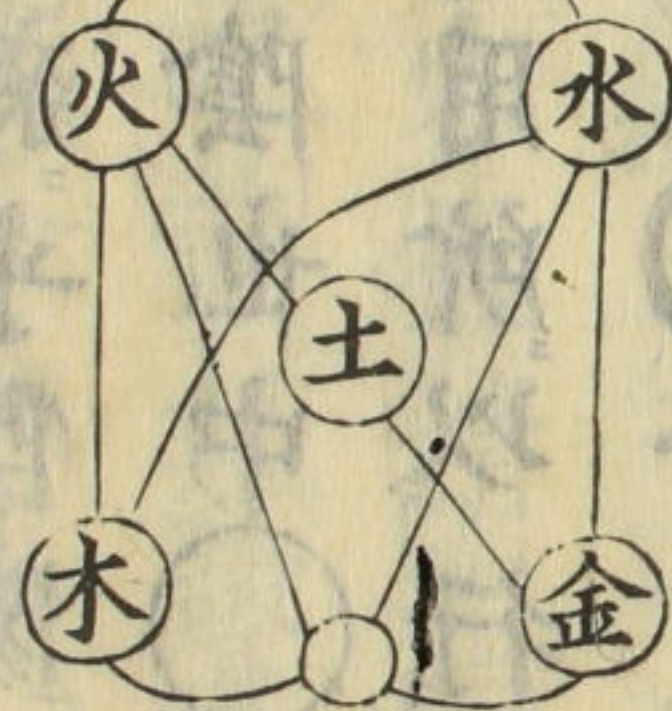




太極圖

陰靜

坤道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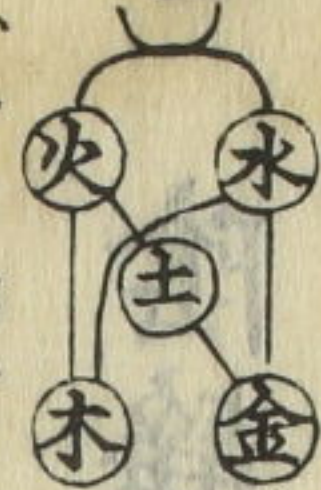
陽動

乾道成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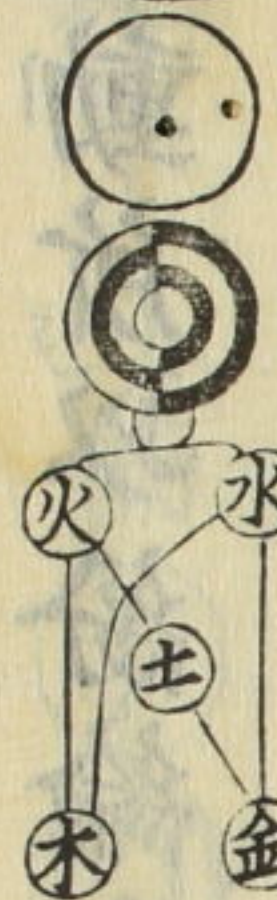
萬物化生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



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二其性而男女一太極

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惟人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

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

之謂也

昔限又璠獻前恭大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

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定而不搖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

其發也仁其義也蓋動一靜莫不
有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
謂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
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
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
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
必時卑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
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
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
此意爾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一動一靜無適而

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為而自然也未
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
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
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
至於無則靜虛動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直而聖可學矣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
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
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
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
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
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
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
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細紀造化
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哉易也
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然語其至
斯其至矣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
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
以授之程子之性與天道多出於此卒
微意者亦不可不知也

論既為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其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為統體不可偏指為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

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為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為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為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

然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
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
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
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
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
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
指善為陽而性為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為
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
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

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為道器之別也
故程子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
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
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
理者也而析為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
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
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
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為無體用之分
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

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大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

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

夫專言之統體者也。足_レ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總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

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踈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友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熹旣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

於此。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無得意是

然然所謂微意者果可謂不意竊謂
以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則子蓋不
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
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
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
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
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閔中論易傳成
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
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

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入以之
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
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
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
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
曰堯舜之利民也太禹之慮民也深熹於
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
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書

通書序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
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
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掌
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
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
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
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
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言實相表

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
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
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
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
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
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
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
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
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

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
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
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
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
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
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
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
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天義以俟後之君子則
焉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戌後學朱

謹序

通書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

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

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

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賦為性言

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陰靜也

通書

純然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實理之

善之雜也

故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以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

形而上者道即理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

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

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

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

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誠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

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

靜無而動有至

然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

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

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

故誠則無

故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至易而行難

事矣誠則衆理自然無中道矣

實理自然故易果而確無難焉果者陽之決
決之勇守之固則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人偽不能奪之矣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効至於天下
歸仁焉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難也
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實理自然何為幾善惡幾者動之微
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德
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得道之
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性焉安焉
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之謂聖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
誠無不立幾無不復焉執焉之謂賢復者反
明德無不備者也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發微
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發之微妙而不
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可見充之周徧
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如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
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
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
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誠精
而理發建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神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誠神幾曰人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動之所以正以其合用而和曰德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非此則其動也邪矣邪動辱也甚焉害也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故君子慎動則和在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天之貴天德在我何貴如之行之利順理而行何往不利廓之配天地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豈不易簡故易簡人所共知豈為難知道體本然不守不行不廓耳言為之則是有故易知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達者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不達曰剛

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
監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為
無斷為邪佞剛柔固陰陽之太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
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故聖
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

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師道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金木而即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土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

耻我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賢

仁也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過則必敗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

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

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

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

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

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機通微

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又

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尹顏淵

太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

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

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

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

胡氏曰周子

取為事也立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

廣聞見之文
以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
知此善之包至
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
物以義正萬民所謂定之以仁義天道行而萬物順
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
其然之謂神天地聖人其道一也故天下之衆本在
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

之術在
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
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純者不雜之謂心謂

人君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

謂純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

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心純則賢才

為主而必求其四者之實矣賢才輔則天下治衆賢各

輔君取人以從要矣用賢急焉心不純則不能

不用賢則
知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
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

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

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
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
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

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

日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耻故休
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
有善而我

曰不及則學

焉

答言當學
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
則何以處之曰不

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

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
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

者

恐其不知不善
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

而勸其二

亦答言也言人有善無之有語曰
親其善而勸其惡

知其不能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
 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此亦答言聞人
 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善無不學
 故悉有眾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有形則滯於一偏動而無
 動靜而無靜神也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物則不

通神妙萬物結上文起下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陰

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五五

行陰陽陰陽太極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

之體而言也一云承上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二五妙

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一云四

時即五行也及上文混兮關兮其無窮兮本體

而言自五而萬也一云

動靜而無靜神也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物則不

通神妙萬物結上文起下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陰

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五五

樂上篇第七

此章發明國意更宜參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

姓大和萬物咸若綱綱上大綱也三綱者夫

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乃作樂以宣八

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八音以宣八方之風

理之分平所以故樂聲淡而不傷和不而淫

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

和則躁心釋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

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

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優柔

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

配天地古之極也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

盛如此或云化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

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

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

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廢禮敗度故其

苛民困辱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

於輕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
樂而欲更者遠矣
不復古禮不

樂中第十八

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
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
鳥獸馴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
志氣天人交相感
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
而俗易矣故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
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
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
心之真用象之本皆不外乎
自無別用處矣

公明

也任此為不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也明不至則疑生明
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
難憶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
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
之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
之篇即五行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
本則一是萬為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

有定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
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未以緣本則五行
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
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
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
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
有一定之分也
此章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
不改其樂論語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
不求而樂設問以獨何心哉天地間
貴賤
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

為之問當有富可二字所謂
貴之可求者即周子之
會而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
已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
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
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
而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
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略此

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求人至
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
必隆師
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
其寧之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
意切矣
此處恐更有由由師友有之
此重此樂人而得貴且尊其
亦少知之者

過二十六

喜既過今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
如護疾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廿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

重愈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未重

極而識之則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反

猶可反也易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

力人也不識則不知用力天乎人也何尤勢

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

虛車乎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

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

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

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

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

載物而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

也猶車已飾不知務道

而人不察也

然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也而已噴弊也

此猶華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
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
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
而辭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
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
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
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
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
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
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子曰予欲無

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說亦見論
語言聖人

之道有不待言而
顯者故其言如此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
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聖同矣不亦深乎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
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

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
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
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
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常人有一聞知恐人

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凡聖

與品高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
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
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
言首人言尾互文以明之

精義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
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
殆不可悉得而聞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形矣以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

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

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

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禍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本必端端本誠心

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心不誠則身不可正

親不和則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家人離必起於婦

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

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

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堯所以釐降二女子嬀

內舜可禪乎吾茲試矣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內水北舜所居也

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是治天下觀于家

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

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

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

時育萬物深哉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

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堯以首元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二

而屢言之微人有以真知道
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
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
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

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
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
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
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意與十一
章略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
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
也中正本也訟用也然非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
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嗑之明兼乎
訟之剛噬嗑之動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
即果斷之謂也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
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天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
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

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
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
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

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
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
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
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
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山下出泉大象
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
汨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
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慎
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敘當其可之
謂也初則告汨則不告靜而
清則決之汨而亂
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
此一節引
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艮卦之彖

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
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
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
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
意矣

通書後錄

遺文

養心亭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善者也如此有無其公而心誠立謂實體明通則

命之立通則不感知張子
宗軍有行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構
亭甚清淨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
且求說故書以勉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
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
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

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
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
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
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為是說以
刻焉喜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
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冠亂之餘訪
其遺跡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懼
其既與世絕矣乃立祠於學又刻先生

太極圖說序文於版會先
曾孫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為
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圃臨池之館而刻
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
有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

謹記

柯附
於此

吉州彭推官詩序

惇實慶曆初為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
承乏袁州廬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

至多來講學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
之工坐間誦吉州彭推官篇者六七其句字
信乎能覲天巧而膾炙人口矣我聞分寧新
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里有
謂惇實曰邑宰太惇思永即鄉所誦之詩推
官之子也吉與袁鄰郡父兄輩皆識推官第
為善內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
及法廢將於是乎惇實故又知推官德

轉運使懷德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固始郡
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浙流赴局適洛州
越三舍接巴川境間有溫泉佛寺艤舟遊覽
忽觀榜詩乃推官之作喜豁讀訖錄本納于
轉運公公復書重謝且曰願刻一石若蒙繼
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
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承
奉即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廳公

事周惇實撰

邵州遷學釋菜文

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
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
縣令春秋釋奠雖天子之尊入廟肅恭行禮
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
於廟朝夕目瞻睟容心慕至德幾於類之
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澤及生民者代而之
於官以昭德而邵置於惡地掩於

堂下塲汗流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敞協
卜用舊增新不日成就彩章冕服儼坐有序
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
薦以充國公顏子配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
子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
兼管内勸農事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
尉賜緋魚袋周惇頤敢昭告于先師充國公

顏子爰以遷修廟學成恭脩釋菜于先聖至
聖文宣王惟子魯性通微實幾於聖明誠道
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獻從祀
配神

拙賦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
世多巧者喜而賦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
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
呼政教上天下順風清弊絕

卿近歲耕者得之海上之田闢已斷
裂然尚可讀也熹惟此邦雖陋然往歲
先生嘗辱臨之乃闢江東道院之東室
榜以拙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且以告
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耻者以病
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謹
記柯附於此

上二十六叔書

姪男惇頤啓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
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周興來
知安樂喜無盡惇頤守官於外與新婦幸如
常不勞憂念來春歸鄉即遂拜侍伏望順時
倍加保愛不備姪男惇頤狀上二十六叔三
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座前七月六日夜
諸弟諸姪安樂好將息好將息

與仲章姪書

計新婦男建我此中與叔

公加贈官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韓事汝
藉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未相
見千萬好將息不具叔付仲章六月十四日
諸處書立使周一父子送去叔母韓姐傳
語汝與新婦姪兒姪女各計安好將息好將
息百一百二附兄嫂起居之間善二與新婦
安安汝切不得來周翁夫妻安否周一父子
看守墳塋小心否周幼二安否如何也

與傅秀才書

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
致書不識已達否日惟履用休適惇實自春
來郡事併多又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
自空暇則或過客或節辰或不時聚會每會
即作詩雅則雅矣形勞亦瘁故尚未有意思
爲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遂州平紋紗輕細
者洗得好皂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衫并買

以教其子。其筆不謹。煥加愛。不宜。煥
頓首。傳君茂才足下。

慰李才死書

惇實頓首。變故不常。竊審尊夫人太君奄棄
榮養。伏惟號天求慕。難以勝處。罔極。奈何。孝
思奈何。敢冀節哀。以從中制。卑情不任。苦痛
之至。謹奉疏以慰。不宜。謹疏。四月某日。汝南

周惇實疏上

已上九篇見濂溪語所謂
遺文九篇者蓋是也歟

遺事

十四條

伊州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倅
南安軍獄掾周惇實。甚少。不為守所知。公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
友。及為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
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
然有求道之志。

周惇實先生事曰。先生從汝

南唐書
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之理率性會道體道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本作風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

後十年因見果知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

真無此好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

南齊茂叔察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耶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

同朱光庭公挾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

論道已上性理大全作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面前食

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

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

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此康節之子伯溫所

記祖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

乎天曰天地何有所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

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此註見性理大全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

名為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

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

日之雅

其有伊川父自作營道齋詩序四節

縣志卷之五 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茂叔
焉族舉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
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閭
在目中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為賦詩
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
今蕃衍云

邢恕和叔叙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
早至荆公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為通儒
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

寢食

已上十四條見伊洛淵源錄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

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此一條見性理大全通前十四條為十五條所謂遺事十五條者蓋是也歟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

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

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

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

用後通書字樣故以後之錄此

明道先生其友李冲通之墓曰二氣
全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
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學
雖作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
得五行之粹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
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
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
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
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
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
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
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性理大全
已上四節見

事狀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
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用舅氏
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
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
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叅軍移郴及
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
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
發遣開州事熙寧初以通判獻公呂王就

黃鶴歸隱 東路轉運司 以提點刑獄事
未幾而病亦會水齋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
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
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
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
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
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
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
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

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
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
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
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
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
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
即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
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時與東無敢
相與者先生獨力游達誌先生之墓叙其

取告之而去國初以提點刑獄
媚人吾不爲也達亦感悟因得求在籍桂
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及迎喜曰是能辦分
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
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耻
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
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
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
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

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
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
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
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
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
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
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
家或無百錢之儲初平卒子切護其喪歸
葬於其里經紀其終誌先生之墓叙其

歸善公或不然力以提點刑獄
襟懷飄灑雅有高超尤樂佳山求其佳處
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
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
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
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曾
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
言云

見伊洛
淵源錄

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
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
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
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
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
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
程氏書之李仲通銘邵公誌顏子好學論
等篇則可見矣故濂溪通志先生之墓叙

著書時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
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人而後附
書後祁寬居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
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
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
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
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
周子曰者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所害然
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

如理性命
章之類

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
亦或不能有所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
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
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
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黃
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爲一
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
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
見向見友人參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

觀焉則幾陋可笑昔者法時舉子葺緒餘與
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偽獨不知
世復有能得其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
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
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
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
又謂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
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
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

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
哉是以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
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
皆未見此誌而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
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
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
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
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
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

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于後。云乾道己
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謹書。

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
熹舊記先生行實采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
以濂之爲字爲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
之溪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
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媿合
之強名也。欲加是正則其傳已久懼反以異
詞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事中。以著其實。

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墨帖。後記先生家
譜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石塘橋西
而舂陵胡良輔爲敬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
老相傳先生晚居廬阜因名其溪以示不忘
其本之意。近邵武鄒勇官舂陵歸爲熹言嘗
親訪先生之舊廬所見聞與何張之記皆合。
但云其地在州西南十五里許。蓋溪之源委
自爲上下保而先生居下保其地又別自號
爲樓田至字之爲濂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

結七泉之遺俗也。嘗有文辨說甚詳其論制字之所從則熹蓋嘗爲九江林使君黃中言之與專說合方將并附其說於書後以證黃序之失而發源宰三山張侯適將鋟板焉因書以遺之庶幾有補於諸本之闕若此書所以發明聖學之傳而學者不可以不讀之意則熹前論之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己亥正月朔旦縣人朱熹謹書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唯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與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

好學論等篇乃或弁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
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
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
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
仲則以為為種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
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
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
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
之學之與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乃
已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
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詞說又皆佛老陳商
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
道也猶狙公之罔眾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
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

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者
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
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為
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
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
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
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
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
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
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

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
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各章亦復
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
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
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剪弊如快
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
道理蒲碣但云母未壘而潘公所為鄭夫人
志乃為水鬻其墓而改壘若此之類皆從潘
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
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躡等見用奮發
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
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皆削去
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

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
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
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
柔
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
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叙濂溪
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
內又按廣漢張拭
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
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
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
邵武鄒粵為熹言嘗至其處溪之源為上
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
田而濂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

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瀟溪之西亦有石塘
橋是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
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
遺之者如蒲礪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
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
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
礪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
高棲遐適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
見等語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
之謬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
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
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而
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
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嘗欲

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
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
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
寤歎因取舊表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
鋟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己亥夏
五月戊午朔新安朱熹謹書

周子之書道學淵源之書也朱子所集
次未見其全本性理大全所載度氏濂
溪集謝氏濂溪誌蓋皆非朱子之舊矣
爰不自量參考編次以俟他日得其舊
矣又欲蒐輯朱子文集語類之中有言
及于此者而附于後顧未敢耳
正保丁亥四月戊寅閏齊山崎柯謹書

